

答：不對！絕對不對！這是對於『法界唯心』的誤解。觀於

大毘盧遮那成佛經疏釋法界即是心界之文，即可知之。疏文說：『夫法界者、即是心界。以心界本不生故，當知法界亦本不生，乃至心界無得無捨故，當知法界亦復無得無捨。捨尚自無，無法可捨，況可得乎？若法界是可得相者，即是從衆因緣生，若衆因緣生，當知自無本體，何況爲諸法體？故法界者，唯是自證常心，無分別法也。』⁽²⁶⁾

修大方廣佛華嚴

法界觀門論釋（四續）

日 慧



若是得入如是平等法界，則爲出離衆生世界，若是但取十八界等差別界，則爲住意法界，住衆生世界，於平等法界，不知不見。雖然，如要入得平等法界，亦不離於意法界而入。假使行者眼見色而不緣不分別色，乃至意知法而不緣不分別法；如是，則心不住法，不住法即是無所住，無所住，則住平等，住平等，則入於平等法界。所以，雖說平等法界，非意法界，然亦不離意法界而入平等法界。禪宗諸祖師，常以『當體即是』或『當處即是』，舉似學人，正是於此指示個入處，且令當下承當的。

問：有以華嚴經說：『心如工畫師，能畫諸世間，五蘊悉從一切唯心造⁽²⁵⁾』及以『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體，這種說法，對嗎？

此中，毫不含糊揭示兩項道理：一、就實相說，心性本不生，不生則畢竟無心，心尚自無，且將什麼心去作衆生身心世界之本體？二、就因緣說，心不自生，必待緣起，是心因緣生，因緣生法，自己尚無本體，且將什麼體去作他法之本體？是故，我人應記！諸法畢竟空中，是無有少法可得的，何況說有一作爲衆生身心世界之本體的法界心？故華嚴有頌說：『華藏世界海，法界悉平等⁽²⁷⁾。』——摩訶般若釋平等說：『一切法平等中皆不可得⁽²⁸⁾。』

至於所謂法界『唯是自證常心無別法』者：如前說，法界即是自性空界，即是諸法實相。而此諸法實相，此法界，既不可以於心想中得，復不可以於欲願中得；但於戲論滅際，心行寂處中得。此戲論滅際，心行寂處，正是經疏所謂的『自證常心』，正是心本常不生際，亦正是心自性，心實相。由此說來，是則證諸法性，要由證心自性而證，證諸法實相，要由證心實相而證。且此之所謂證，旣無能證之心，亦無所證之法，畢竟無能所之異，故佛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證亦無得，惟是心自證心，心自覺心。如是，則所謂法性者，但心自性，離心自性外，無別法性；所謂諸法實相者，但心實相，離心實相外，無別實相，所謂法界者，但心法界，離心法界外，無別法界。此中道理，與華嚴的『知一切法，卽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他悟⁽²⁹⁾』的說法，正是一脉相通，同一意趣的。到此，話又得說回頭去，不要認爲，說『法界者唯是自證常心』，說『一切法卽心自性』，就認爲是說此法界心是衆生身心世界的本體，是真常唯心論；須知華嚴更說：『法性本無生，示現而有生，是中無能現，亦無所現物⁽³⁰⁾。』

法性本空寂，無取亦無見，性空即是佛，不可得思量⁽³¹⁾。

如是等說法，不勝枚舉。同時，在『心如工畫師』一頌之下，還接着說：

當他入夢的時候，旅店主人正煮黃梁飯，夢中享受了八十年的榮華富貴，飯還沒有煮熟呢。他奇怪地對呂翁說：

「這難道是夢？」

如心佛亦爾，如佛衆生然，應知佛與心，體性皆無盡。此中所說『體性無盡』者，如經言：『其性如虛空，故說無有盡。』⁽³²⁾可知『無盡』，就是密意說空。空，還有什麼體性可得而說之？

問：如是一切皆空，無體無生，將如何於世俗義中安立三界六趣的衆生世間呢？又將如何安立十方法界諸佛剝土呢？

答：中論的觀四諦品，將『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若無空義者，一切則不成』的道理，說得非常精到。正是這個問題的答復，讀之可得，不必廣引全文。筆者在此，但想再借夢喻來幫助啓示和加深我們對問題的理解——前文所舉夢喻，止是在說明我們這些不能通達法空的凡夫的心行礙；此處，則在解釋空不壞因緣法，即因緣法就是空的空有無礙義——因為夢是人人都有經驗的；它，簡直是人生內容的一部份，能給人以一種具體的親切的感受。

講一個夢的故事吧。

這個故事，就是膾炙人口的邯鄲夢⁽³³⁾——通常都叫它做黃粱夢——它，流傳在我國中唐時代的民間，具有極濃厚的寓言色彩和趣味性。其內容，大畧是——

『枕這個，會使你榮顯如意的。』

這時，恰好午睡，盧生果真取它作枕。也果真步步榮顯。

首先，他娶了才貌雙全的崔氏女爲妻；不久，又高舉進士，順利地累官至節度使；後以大破戎虜有功，做了宰相，而且一做就是十年。生子五人，孫十餘人，都是朝廷命官，他的姻親，也就是天下望族，正是榮極一時。享壽八十，以富貴壽考而死。死了，就醒了，原來是一個夢。

當然，我們的夢，不一定像盧生這樣具體。但是，也有許多值得回憶的像真的一樣的夢。夢醒之後，也會跟盧生一樣，幾乎對夢的虛妄性表示懷疑。對虛妄的夢，尚且懷疑它是真的，何況這做不醒的人生大夢呢？——此衆生之所以爲衆生也！

夢，是從心的憶想分別起，這是用不著解釋的。人生大夢，佛說也是從憶想分別起，跟夢的情形，極其相似。那末，說『心如工畫師』，說『一切唯心造』，不就是如此嗎？

夢——

有河山大地，有樓臺亭舍，也是萬象森羅的世界，有聲色、酒肉、有衣冠、車馬、也是五欲顛倒的人生；而實無有。

有自我的存在，有父母、兄弟、妻室、子女、親戚、朋友，乃至家庭社會等等的羣體存在，而實無有。

有貪、瞋、癡等種種煩惱，有身、口、意等種種業行，有苦、有憂、有歡樂，有怖畏、有老死、而實無有。

像這一切，夢中——無有而見有，無生而見生，無滅而見滅

，無煩惱而見煩惱，無怖畏而見怖畏，無去、來、垢、淨、憂、苦……等種種相，而一一見有；雖見有而實無。如是種種，當體是空，既不待滅而求空，亦不見有可滅之法，是故與空不異。又，如是種種，雖實是空，而空亦不壞如是種種事，故又與空不一。又，空中雖示現有如是種種事，而空實無生。又，此種種示現，以無生，故無所生，故生無所來，滅亦無所去。如是，畢竟

是空，無有少法可得。

如是：夢因緣，諸法因緣，完全一樣，都是從心的憶想分別因緣所現。

如是：夢界空，法界空，完全一樣，因爲心性本空，畢竟寂

滅，無有動搖，不生一切法。

如是：我人說夢、說夢中的種種事、種種物，但是假名言說、全無實義。

夢，由睡眠力顛倒想因緣，無法而見法；人，由無明眠力憶想分別因緣，於種種無而見有。若無睡眠，則無夢；無無明，則無苦樂五蘊世間，是故無有一法不從因緣生，亦無一法不空。

若得道人，從世間夢覺，則見一切法真實緣起，如夢因緣，如夢之空，儘管許它有如夢之世間，而對如此之空法，根本就沒什麼有、無、生、滅、去、來……好說明。這有兩種原因：第一、因為法尚沒有，還有什麼可說，第二、無論說有、說無、說生、滅、去、來、垢、淨……都不是的，反之，也可以說都是的，沒有定法，沒有定論，所以，有說就是諍，諍就是戲論——戲論於空，所以，於諸法中，滅一切見，乃是正見，不生二解，方是正解。這纔是正觀諸法，見中道義。如中論頌說：

衆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爲是假名，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是故一切法，無不是空者。⁽³⁴⁾

夢的世界，好像跟眼前醒時的世界差不多，也是相當廣大的。○像盧生的夢，從做節度使、平戎亂、金戈鐵馬、怕不踏遍那時的中國半壁河山。這世界上，白天夜晚，何止有億萬人的廣大夢境，或夢於千山萬水之間，或夢於秋月春花之際，現在，也許有人作夢中的環球之旅，也許還有人坐夢中的太空船飛上月球。同宅同牀之人，會在同一時間內，各入各的夢鄉。如是，同一時空，就有許許多多各色各樣的不同的夢世界，在畢竟空無所有界中，重重疊疊的相互交涉著生起、轉變，因為是空無所有，故能各各相交相涉而無障礙，相重相疊而不雜不亂。由此，我人將可見到一切法界在不可思議畢竟空中互涉互入的不可思議景象了。

維摩會上，佛即此五濁娑婆惡世，顯佛無邊莊嚴淨土，不就是這種景象的具體事例嗎？然則，華嚴之所謂「法界海漩」者，應該就是這種境界的描述了。

人、由自己的心識，現起自己的夢世界，由憶想分別之故，

能令和自己有因緣的——眷屬、親朋乃至其餘各種各樣的人和物——都入自夢中，於自夢識中顯現，但是，他們本人却一無所知；同樣、自己也會如此不知不覺被顯現於別人夢識之中，其所以能互爲顯現又不相覺知者，因為這些，都祇是憶想分別起，是虛妄欺誑法，而其實際本無如是等事。若無能現所現，何有能知所知？

衆生大夢，所顯三界萬法，唯是各自識心因緣變似象境，乃至修瑜伽的行者，現有種種不思議事，或能或面見十方諸佛普現色身，也都是心之影像。如衆所知，影無定性，或行或止，都隨於身，心影亦爾。由識心憶想分別所顯的世間萬象影，亦隨著心動戲論之不少住，而新陳代謝流轉不息。以心本無生，所以影像亦本無所生，若了心本無生之實相，影像亦如實相。所以，永嘉玄覺禪師證道歌說：「夢裏明明有眞趣，覺後空空無大千。」而般若在在處處都說「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跟夢醒時一樣，一切都無，跟醒著的人一樣，不見夢中人的任何夢境。

(未完待續)

註：

華嚴經卷十九，升夜摩天宮品，覺林菩薩所說頌中之文。

大正一七九六，第六五四頁。
華嚴經卷十之重頌。

大正二二二，第四一四頁。

華嚴經卷十七，梵行品結語。

見華嚴經卷十一，覺首菩薩所說頌中之文。

故事出唐李秘所撰之枕中記，明湯顯祖曾本之作邯鄲夢傳奇。
中論觀四諦品。

請指教 請定閱